

燕南瑞雪得一剑，赵北鹰声合瑶琴。这副楹联是我祖父盖叫天故居大厅立柱上的，我们起小到爷爷家就有了，是我爷爷亲自吟对的，也是爷爷一生形影不离的长物。爷爷每天练功收式，总是一套拳和一路剑，而在夜深人静时也总是焚一炉香，抚一会儿琴。所以琴与剑我家藏得最多，历代古琴不下十张，而剑则更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可谓夥也。青铜满绿有之，带铭文的有之，锋利无比吹毛断发的有之，还有种百炼成钢绕指柔能缠在腰上，取下一抖便笔直。

有年冬天杭州大雪，整天飞着鹅毛，把整个杭州压得雪白，只剩

一把乌黑铮亮的战国青铜剑器

◆ 张大根



西湖被衬得乌黑。我们家也不例外，屋顶、树梢、院落都被雪照成了银色，虽然已是夜晚，但雪光透亮，万籁俱寂。走出屋外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如入仙境。爷爷命我把院中练功平台上的积雪扫净，我一面扫一面听到后厅房中传出了轻轻的

琴音，这是奶奶在抚古琴的琴声。只见爷爷把身上的长袍大襟往腰间一掖，左手提着青铜剑来到平台中心，面向南平心静气双手抱剑于胸前，剑尖指天，合着后厅房传出轻轻的琴声，由燕南八式第一式举火烧天起首，一路舞去斜身绕步上

下翻飞，而琴音也是忽急忽缓，有趣的是满天鹅毛随着剑光也被搅得乱作一团。我站在廊下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爷爷练剑不同于一般武术的跌打滚爬，而是无论出招换式都如行云流水，正在我走神之间，后厅房的琴音嘎然而止，而眼前舞剑的爷爷也合着琴音一个收式回到双手抱剑于胸前面南而立，气不上涌面不改色，稳立在平台上，一副仙风道骨之貌。爷爷放下掖着的长袍，把剑交给我步入了厅

房。我目送着爷爷的背影，终于明白了燕南瑞雪得一剑的来历，因为我爷爷号燕南，而在瑞雪满天时练剑真快事也。数十年过去了，家藏之琴剑大多随着革命浪花烟消云散了，但我的夙愿还是要藏张琴，几把剑器，其中一把战国青铜剑器周身漆黑，双刃锋利，品相完好，剑首有七道弦纹，剑格两面是饕餮纹，剑身总长 57 厘米，宽 4.5 厘米，是我的最爱。虽然此剑并非能舞练的青铜剑，但配以我粉壁上悬挂的万籁鸣秋无弦素琴，还是可以延续我爷爷这副“燕南瑞雪得一剑，赵北鹰声合瑶琴”楹联的情结的。

清中期东方朔竹雕像

◆ 杨润宁

我的岳父陈柏森先生是一位文人收藏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工作之余便开始了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写作，特别是诗歌。而拿他自己的话来讲：当整日埋首于古籍旧书中寻求阅读的欲望和创作的灵感时，在“古”酒坛里浸淫得久了，就喜爱上了古董，尤其是明清家具和杂件。为此第二爱好，从喜爱到收藏，进而到鉴赏与研究，前后已有 20 多年了，在圈中也小有名气。

文人的收藏，总带些文人的特质，当今梅兰竹菊以

君子之名多得文人的青睐。岳父在杂项摆件的收藏中，对竹雕艺术多有偏爱，在其书房“南山堂”里，摆放着不少竹雕作品。

竹雕，也称竹刻，“竹刻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竹雕在我国由来已久，但真正归于工艺，要始于六朝，至唐宋兴，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涌现出了不少竹刻名家。好的竹雕作品，也深得收藏大家的喜爱，如王世襄，不但赏玩，更著有《竹刻鉴赏》一书流传于世。

此清中期东方朔竹雕像（见图）便是一



件岳父心爱之物，当初从一朋友处觅得，拿回家后欣喜不已，反复把玩，不忍释手。该竹雕身色发暗，包浆自然，以东方朔偷桃为题材，长 14.5 厘米，宽 11.7 厘米，高 19.3 厘米。作品中东方朔似一普通老者，却又有道骨仙风之态，衣襟飘飘坐于一块嶙峋大石之上，手摘仙桃，面带笑意，其偷桃后的得意之情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作品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凸显出石头的层次，衣着的灵动，发须的飘逸。因竹子脆性比硬木还要高，雕刻过程中极易断裂，因此细节的描绘远比木雕要难。在此作品中，东方朔头发胡须刻得如丝一般，细密有致；衣服褶皱生动自然，毫无生涩之感，彰显清代中期精湛的竹雕工艺水平。此作品虽未有名家提款，但其年份久，雕工精，题材好，不失为一件好的竹雕艺术品。

如今岳父已作古，我每将此竹雕捧在手中把玩之际，惦念岳父音容笑貌，感慨其“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的品性，伤感之余又生物是人非之叹。谨以文纪之。

记忆中的 288 弄

◆ 张洋

前几个月我来到了湖南街道市容所工作，新的工作是陌生的，但是这里的环境却是非常的熟悉，幽静的马路弄堂，各式的洋房别墅，对于十多年后再次来到这里的我来说充满了回忆。

在这面积不大的老城区里，居住着不少历史与当今社会有一定地位的名人与艺术家。对于我来说最为熟悉的便是已故的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张乐平先生是我外公江寒汀的好友，也是我母亲的干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张乐平外公的三毛漫画，一看就是半天，完全投入。所以母亲也经常和人开玩笑说，只要扔本三毛的漫画给我，我就不会吵闹了。小时候看三毛只是觉得有趣，长大

后我才知道张乐平外公的三毛漫画里有很多当时的社会状况与一些人生的哲理。

前几天正好工作原因，路过了五原路 288 弄，同事给我介绍说这是张乐平的故居，我便开玩笑说：我当然知道啊，不但知道我现在还能进去玩呢。同事只当我是开个玩笑。但是确实如此，小时候母亲便经常抱着年幼的我去张乐平外公家玩，我与几位舅舅和阿姨也非常熟悉，他们对我也十分关爱。特别是对张乐平夫人冯雏音外婆记忆非常深刻，她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每次去玩，总会给我很多零食吃，我也总喜欢



在她身边陪伴一会，给她捶捶背，捏捏肩膀什么的。

现在每当路过幽静的五原路，路过这记忆的 288 弄门口，一幕幕的往事浮现在脑海之中，虽然现在老人们都已经去世，但是这些往事都是我未来最珍贵的回忆。

我家有一台“长寿电风扇”

◆ 梅承鼎

年纪大了，喜欢怀旧。现在假货多了，对于几十年前的真货充满了怀念。我家有一台 26 年不坏的“长寿电风扇”。

1988 年，夫人怀孕，那时，我们租住在一套民房内。在夫人生产之前，我决定买一台电风扇。当时，我们家有两台台扇，母亲房间用一台，我的书房有一台。我打算再买一台大一点的“立式电风扇”。文友小胡在市五金公司上班。于是，我找到小胡，说明原委，请他帮忙。

小胡是个热心人，帮我楼上楼下地打听。结果是：缺货，“立式电风扇”全卖光了。我这人性子急，要办的事情恨不得立即办成：“朋友，请再想办法。”小胡去找经理。经理正在一间大办公室和一班部下聊天。经理问：“急要？可不可以再等十天？十天就能到一批新货。”我笑道：“我老婆马上要生小孩，急等。”经理眼珠子一转，指着正在工作的一台立式电风扇说：“如果你不嫌这台电风扇用了半年多，把它扛回去？”

什么，让我买这“二手货”？我用眼睛问小胡。他见我不乐意，劝道：“这台电风扇质量特别好，你看，它不但风大，而且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走近一看，这是一台粉绿色的电风扇，虽说用了半年，其实现在才七月，充其量他们也只用了两个月。它每个部位都是金属制造，底座是一块生铁铸成的四方型，叶片是三块平整光滑的浅绿色铁片，整体约重 15 公斤。



但外观并不笨重，看起来挺舒服。我说：“行，我要了。”

经理很有人情味，对小胡说：“你去财会室开票，少收 5 元。”于是，一台标价 180 元的电风扇我只付了 175 元，就把它扛回了家（我每月工资才 110 元）。我第一个月买电风扇，第二个月儿子出世。

本来，买回一台电风扇，也不值得为它写一篇文章。但是，它的到来，让我们一家人刮目相待：这二十多年，我们先后搬了三次家，空调也安装了好几台。但是，没装空调的地方，我们依然喜欢使用电风扇。因为它方便，随时可以开、关，还可以移动，耗电也不多，既低碳又环保。在这二十多年中，

我们家用坏的电风扇不下十台。而且，不少后买的电风扇比它们的“前辈”要贵许多，他们都寿终正寝了。惟有这台 26 年前的“长寿电风扇”至今宝刀不老，依然默默地为我们家服务。每年初夏，夫人拆开它的外包装，让它为我们送清凉。直到深秋后，再将它擦拭一遍，关键部位滴点机油，再用大塑料布将它包好收藏。二十六年过去，它除了三盏夜用指示灯有一盏不亮之外，一切运转正常。今年，夫人在将它收藏之前，自语道：“再用十年，应该不成问题。”我兴致勃勃地给它拍了一幅照片。呵，它依然是那么青春靓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目睹这台“长寿电风扇”，我心中顿生一丝悲哀感：咱们今天许多工业产品，为什么总是今不如昔，如此地“速朽”？



著名艺术家 张桂铭

第一款艺术腕表（机械）隆重首发！
限量500枚

艺术引领 Fashion 生活的大幕正在拉开

2013.12.28 9:30-11:30 a.m 惠南公馆大酒店
重庆南路256号（复兴公园对面）

张桂铭艺术作品广受追捧
首次亲临现场为收藏者签名留念

“迎新年·比翼双飞”套装价仅为4460元
“翔”艺术腕表+“翔”艺术丝巾（三色任选一款）
提前购买 优先入场 席位尊贵 敬请把握

预约电话：021-5887 8879
www.arteasy.com.cn

主办：上海艺术博物馆 承办：上海浦东（上海）艺术品有限公司